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三十一

宋徵壁尚木 徐孚遠閣公

選輯

華亭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宛平王崇簡敬哉叅閱

劉文節公集

疏

劉應秋

議處宗藩事宜疏 宗藩事宜

竊惟窮則必變，所以權時宜也。變而必通，所以順人情也。襲拘攣之見者，知常而不知變，執偏方之議者，

知變而不知情固未有不權變而可以佐時勢之急亦未有不通輿情而可以計長久之利者臣竊謂今日所議宗藩是也國朝今餘二百年所天潢之風日衍月繁封爵滋益盛而歲祿滋益誦無以處之恐傷親親之恩有以加之又重元元之困蓋主計之臣怒然深慮持盈庭之議而難爲籌也非一日矣屬者皇上俞言官之請特下明詔勅科臣往各宗會議其處置事宜業已有成奏矣臣還視奏中可謂善酌時宜曲當人情不加賦而祿自足不紛更而計

自定此公私兩利之法也。臣何容置啄。第臣之愚私懷過計。求爲永便。就其中猶有一二可議者。臣試言之。陛下試垂聽焉。夫宗藩之所最亟者。給歲祿也。今議各府照額均支。計指多寡。而信縮之以爲常。此于歲額之已贏者。似稱便矣。其它藩不足。則今日業已議補。不過數年。累詘累議。是滋擾也。可議一。卽所稱便者。今稍贏矣。而生齒亦且歲增。近者五七年。遠者不下十數年。均屬不給補之。恐不勝補。不議補而聽其告匱。亦甚忍矣。尚得爲長策乎。可議二。各宗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二

平

告匱者大氏皆支庶也。有如通融均支則裒多益寡誠爲至平。第恐信縮之柄勢必藉于親郡王王而賢也則可。少一聽私意以行愛憎疏屬之得及期全給者或寡矣。雖朝廷令甲其在如末流何。是使利權有專擅而不均不和之弊起也。可議三其有斷然可行行之而永利者則惟開四民之業弛出城之禁嚴吏氓之形乎。今夫庶民之家其祖父豈必皆有世業遺其子孫。然率世傳無乏者。上之以布衣取卿相蔚然亢宗。次之收什一之息號稱素封。非甚不肖亦必

不至爲溝中之殍今賈本之途已開矣此或變通上善政也而宗祿

不給猶如故宜更一酌說

不窮也。今獨不可行于宗室哉。兩漢之法。自王侯而

降。庶子無復爵土。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

于朝者。唐宋亦如之。今擢用未試而遽謂宗室子弟

習于怙侈。不必適于用。又或慮其難制而禁錮之。以

一城。胡不引前朝事觀之也。漢以朱虛侯而靖內難。

宋以趙汝愚爲名執政。類斌斌可紀。今縱不可使親

禁掖。握兵符。豈遂登進無門乎。古今人不甚相遠。惟

上所風厲耳。招者什一。趨者什九。誰不爭自濯磨。以

象上指安所稱乏才哉儻謂將軍中尉爵秩已貴倨不當列之儒生此特可自聽其志不必過爲之限也不然彼其循循冠儒冠服儒服以入見使者孰強之耶蓋必有所甚樂于彼而不甘心于此者夫固樂之禁何獨限之也比如公卿之子業已蒙世廕矣然固有抱珍蘊奇而亟亟欲自表監者豈其堂堂藩府而一無若人哉誠使貢舉之途一開令支庶而下咸得試官自効其不材者亦得占田治生而考績之法有司之禁皆比于民間卽有奇袤安所由選則坐食可

益省而詔祿可常給計無便于此者蓋科臣亦條及之而臣之意猶欲其廣也臣往觀累年建議之臣嘗累及此而竟以廢格遂有今日之困夫今不行恐又踏後日之悔伏願陛下斷議而力行之豈惟弭患于目睫實可垂裕于萬葉豈惟推恩于藩府實可永利于社稷區區均祿計補可無俟講求矣

書

上山陰王相國書

冊立諸事

屬者宗社有靈授柄名德此天將興泰階之符而



啓我師以鼎革之會，泰否之机也。其雖至愚極陋，亦嘗承教于君子矣。竭犬馬而報知己，此其之一時也。敢不布其腹心，其惟爲可爲于可爲之時，易爲可爲于不可爲之時，難。今天下雖未至不可爲，而不可謂非難矣。主上朝講久輟，幾務倦勤，非有異常條奏，異常遷除，旨輒數日不下，或竟留中不省，壅弊已久，習爲故事，不請似非政體。請數或拂。聖心傳聞起居違節，刑罰失中，階厲府怨，大爲肘腋之慮。有非臣子所敢言者，不言計將奈何。且如冊儲之期，大信

不堅國本尚搖人心後身全辛以爭冊已。疑則格君難  
朝廷法紀廢弛極矣。闢葺之象兆形已成其勢非解  
絃更張不可再鼓。乃當事者一切因循沽寬大之名  
徒多爲狐鼠地而承訛踵弊人且群然歸厚驟而易  
其常轍逐影附響之輩。嗷嗷生謗卒或沮格而不得  
行則飭法難。今天下物力盡出。飢莩枕籍所賴以骨  
肉生死者。惟親民之吏。而貪風猶熾苛政如虎。其何  
以堪之。又如近日撫按饋遺稍爲禁止而罪鍰不見  
減損。豈必皆解京克餉乎。則專盈豁壑反爲奸人者

利也。民于何蘇。此安民之難也。宰相操天子予奪之柄。而爲天下之所奔走。往往善入巧投。令人墮其中。而不自覺。如前日之小人。險于擠君子。以助其黨。今日之小人。巧于附君子。以文其奸。前日之小人。方懷觀望。今日之小人。將又萌芽。此知人之難也。士氣者。國家之元氣也。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頰首深揖。尸吶吶不吐辭。則目爲老成。此風于今又益甚矣又不喜人直遇事圓融。委曲則以爲善處。轉相則效靡然成風。爲士者不知有公道。是非襲套。獻諛虛美。

熏心無有設不然之事爲逆爾心之言者凡大官皆然而相門爲尤甚稍不加察則忠佞謬指邪正莫辨何以廣言路而作士氣此聽言之難也相公當此五難天下理亂之閑惟此所不得不汲汲皇皇開誠集思亦惟此某則以爲格君難矣然主上英明時有所不測之斷卽間有觸忤輒爲回鑿猶不至如水投石似宜因明通蔽委曲轉移如易之納約自牖遇主于巷冊立其首事也卽不得留侯之羽翼亦庶幾如李泌之反復開悟從來以求必成可也飭法難矣更

張誠不宜驟而有必不可姑息者亦宜去其太甚。如沐鎮之驕橫逸遂不處益無忌憚。稍爲正法。便足懼伏。乃至軍士鼓譟禁庭。損辱國體。失今不戢。將來愈不可制。患且叵測。豈遂不可左袒群黨。以安人心。顯誅首惡。以維法紀乎。雖然。此猶一事也。識者曰。失不在法而在人。不議人而議法何益。今諸司令甲具在大都。法爲情滅。人爲情死者十而八九。誠使紀綱之地。紀綱之吏。擇人任事。無以闢葺不勝者克之。未有清正嚴明之吏立于上。而肯執法以徇情者。未有

吏不徇情執法。而群吏不望風振刷者。表端而景直。理有固然。然今之壞法蕩紀。往往自朝廷始。故曰朝廷正。百官莫敢不正。又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則表之表也。安民難矣。宜慎簡撫臣。重懲墨吏。巡按不必騰薦以樹桃李。有司不必責課以爲殿最。惟以墨著者。令撫按不時劾罷。不得以任淺假借。若俟其貫盈怨叢而後斥之。民之爲溝中瘠者。已過半矣。又惟守巡二司。分轄各道。與郡邑之吏。日相親臨。所屬賢否。聞見易真。每歲終各令覈實。密揭聞之。撫按撫

按叅訪覆覈密揭聞之銓部明分上中下三等不許  
溢辭浮實則上無德怨之任下省求謝不貲而撫按  
以此定司道之賢否銓部以此定撫按之高下清吏  
治杜倖門計無要于此者至如大計取選亦不必泛  
寄耳目旁增私竇第由監司知守由守知令由長知  
貳而官評之外兼採居鄉行誼其有品格卑庸浮競  
買譽者亟斥之以示鑒戒近日部議罷卓異而上廉  
吏良是顧其竊謂舉廉不若祛貪祛小不若祛大而  
後民可安也人不易知知人不易而奔走于相公之

門其人品猶爲易見，大都剛介寡合，好以忤言進者，必君子也。柔媚易親，不務爲正辭者，必小人也。于此辨之，十得七八。今之小人，攻擊雖不宜太亟，然有必不可去者，熙豐之小人不盡去，卒貽紹聖之禍。蓋小人在朝，如癭附頸，如癰著面，去之甚難，蔓延甚易。始若附君子而終于必勝君子，不可不深察也。人雖至愚，觀人則明，彼敢言之士，固未必皆君子，未必中無私挾，亦豈必不皆君子，豈必盡出胸臆，惟其言有益于國，是不宜槩以人廢，如其不可，姑置不行，亦無



切責深罪。以塞忠讜之門。則賢愚僉獲其益。耳目不致壅蔽。元氣振而天下治矣。

上山西王相公書

用人行政

近得北中信。言先生再有論說。深忤上意。亦且乞  
巖將得允旨。傳來語或未真。病中得此。益自增劇。然  
不諗先生言何事。何以遽失。上心至此。某嘗竊謂  
主上雖少倦朝講。然用人行政。率能任屬三四賢相。  
卽未必有轉圜之美。亦不至有投石之拂。今建言者  
勤于攻。主闕而諛于言輔理。似亦非易心之語。某

跡屬疎外、見聞影響、不敢浪及、卽據所傳邸報中一  
二、亦往往私置疑駭、本朝之設臺諫、專于糾劾不法  
耳。今亦有言及大臣、則臺諫群然起而攻之。雖同官  
亦自相矛盾不顧也。挾臺諫爲重、而蔽塞正論、前代  
惟晚宋爲然、乃最熾于今日矣。自古疏入而曰不報  
曰寢不行者、乃得具載史冊、誠謂一時大建白、大綱  
紀、雖或見阻于昏亂、而令後世知當時亦有見遠營  
微、補弊祛壞之術、所繫不小、故賈董衡向諸疏、備于  
漢史者、皆所未嘗經行。至劉蕡一策、不過一落第舉

子。唐書亦備載其詞而不遺使在今日。其湮沒可知矣。夫禁使不發鈔是何心。而又申飭之者。是又有何心也。國朝令用使人人皆得盡言。毋得阻隔。故雖遠者如振瑾。近者如嚴張。未嘗下詔明禁。部屬不許言事。獨創見于今日耳。夫吾無可湮之跡。人亦何樂于言哉。以此知非大公之體也。開國至今二百餘年。未嘗有請告居憂已甘退休。而復遭論劾者。即使其果鉅姦宿猾。猶將憫其廢棄而置之。况加于海內之名流哉。欲絕其向進之階。而豫爲折萌之論。謂天理人

此指郭明龍也

情所安乎。氣節者。厲世磨鈍之要机也。故淮南憚一  
汲黯。而驕豪之卿相。折心于房維。彼誠慕其風而知  
戢也。今一切仇立節者爲好異。日守正者爲矯情。惟  
取模稜軟媚者。謂足以供吾之順指。而狎比之。尊顯  
之。卽間有拔及曩所嘗負峻節直諒者。亦必視其今  
日回面順肯之意。何如。然後驟貴。久要以忻動天下。  
此輩旣皆海內所慕尙。且感恩誦德之不暇。于是訑  
訑自侈其聲音。而巧猾無恥之徒。乘間闢進。天下靡  
然顧化。而所謂真氣節者。折北而遠避。此人心士習

之所以日就頹靡也。賞罰朝廷之威福務至公而不乘私意。則不獨賞足爲榮。而罰亦可以鼓舞群志。近年觸怒主上者。無若潘大中丞。一旦以河決難其治者。遂起寄重任。是皇上于喜怒之際。絕無專主也。乃如黃道瞻孫如法。又痾下位。此猶曰負犯上之嫌也。其直言忤時者。或正推別用。或遠調不遷。或久扼不理。借一二摩切人主者。詭托之于不可測之用舍。而盡憶亦不能盡言。倘先生猶可少逡巡焉。庶幾望異日之改圖。宗社之幸也。

與大司徒石東泉書

理財經費

古今之善理財者，不言生而言節。迨國運休明之久，其文物既增修，則財用必侈耗，利孔必無遺議所當言者，獨有節而已矣。旬月以來，又見諸臺省各陳所諫，犁然具備，而其最要者，已略舉于王給事之一疏。今天下費之最鉅者，無若邊餉。其侵魚蠹冒弊出百端，亦無若邊餉。顧人知之人能言之，而迄不得其要領者，以權在督撫，隱蔽自上，則下相回互，受計支吾，則推尋無跡，故欲清邊餉，須公忠潔廉者，一收轍而

更圖之乃可耳。不能卽僅得毫芒。所補幾何也。今之所最蠹財而害民。無如鑄錢一節。言者雖紛紛。迄未有竟其根株者。乃弊原則在數更而屢變也。本朝洪武四年始開局造錢。未幾旋罷。中間正統天順成化正德皆格不鑄。獨嘉靖鑄錢最多。十九年已有所得不償所費之詔。後又更造。洪武至正德年號各百萬錠。費且不貲。國用亦坐以空然。世廟在位久。至末年錢始通行。其舊錢及洪武永樂宣德弘治諸錢皆廢矣。未幾易以隆慶。又未幾易以萬曆。每一更易之。

際列肆兌錢者。資本一日消盡。往往吞聲自盡。而小市販輩。皆虧折其母錢。傳相驚疑。雖官府日有囊頭奉牒之罰。迄不得行。姦民又乘間造爲飛語。或曰不用火漆。或曰不用金背。或曰嘉靖隆慶萬曆兼行。小民既無所主。而先積錢之家。出其所蓄賤售。以償十一。錢百文。重銅十二兩。所易銀不過一三分而已。乘北之缺。自南而載以往。乘南之缺。自北而載以來。又乃私自鼓鑄。輕其銖兩。雜以鉛錫。故賤其直。以亂真者。而小民耳目益無所憑。錢法迄壅不行。坐此今



聞水衡所積貫朽。而民間一聞布錢之令。疾首相告。夫錢本神物。其流行與否。非禁令可齊。要于民之所便而已。不然。何數十年前。唐宋錢通行。日民不告病。而今嚴行。當朝所鑄。反告害稱不便也。某以爲繼自今。請暫罷鑄錢。南北歲省數十萬金。獨無奈內之常例。外之射利者何。某以爲非門下不能一截其流也。錦衣官校。光祿厨夫。他諸役。詭影者。凡外省遊食。負罪避難之徒。誰不冒藉食糧于此。歲費錢穀無算。近亦有論及此。迄格于中人報罷。某以爲非門下顯

諫力爭。不能一節其冗也。蘇杭二處財賦極重。已偏苦矣。而今日之最受害者。又加一織造府。方其初年。猶能浮視節省。得清約之譽。邇來淫巧日進。費用日不足。借名加派。非分要求。織造之家。十空其九。其間自數百金數十金。最下織戶。皆轉徙他方。其桀黠者。皆去而爲盜。舊歲群聚府城。幾成大閔禍。有不可勝言者。某以爲門下宜乘聖心憂危之時。可請而罷之也。

與朱鑑塘中丞書

軍事積蠹

近從里中父老，窈窈談民間事，最苦積蠹，無若軍事爲甚。敢直披爲臺下陳之。蓋軍房猾書，世傳箕裘。一切軍戶，皆口分之業也。軍戶之載尺籍者十一。而年遠丁絕，戶空存者不啻十九。明文之清勾者，累年不數人。而槩將虛絕之戶，指甲作乙，滅東生西，開賄騙之局者，不啻百九。甚者錢神所通，則飛寄以避實，索賂莫遂，則暗栽爲挨由。是無軍而蒙有軍之類。一軍而駕一家之害，上下于若輩數人之手，而滋蔓爲里。通數世之患，千態萬狀，莫可致詰。其弊根大都起于。

載籍之無定本而積書之世踵襲也。誠令戶有實籍，則虛實莫淆。軍無該書，則承治無自。夫無實籍，則不得不寄耳目于該書，而求實籍于該書之門，猶之失實也。今所衛尺籍，豈不具存。里巷見聞，豈不具著。臺

凡清世三世絕丁不許

下倘有意乎。第著爲潔令，將見在所衛實丁之戶。註

再行勾補。官吏業虛勾清者當科埋。

其里居刊爲成冊，其有漏而不報，報而不實者，許都圖里甲親赴長吏首訴。訴不當者，以其罪罪之。或涉疑似，審證無據，或公稱逃亡，委無的脉，卽本係實丁，特賜除豁，與過而存之。寧過而去之，至仁也。與寄詢

千吏書。寧過信千里通。至公也。他如遠代已絕。及丁已盡。而戶空存。與一切戶存而久住清勾者。臺下就中。或俯爲秦除。或私與批豁。或槩可免清。亦槩不載策內。異日一遇清勾。第按實丁之籍。一覽可辨。卽有因緣爲奸者。不得混開挨求。以滋騙擾。此籍既定。一切管軍書吏。永可革除。不必設僉。此誠倉生不世之利。而臺下無量之澤也。

鹽政考

鹽政

夫鹽之爲用。非若五穀麻絲之最切。虞夏時僅以充

貢未嘗專取于民也。自管仲擅山海之類而鹽策始  
征。漢用桑孔之謀而鹽禁始重。迄于唐宋利源愈益  
開征權愈益多。蓋天下財賦。鹽居其半。而談利害者  
亦紛然費講求矣。我聖祖獨觀大計。深惟永利。念  
邊城險遠。兵餉不克。而糧運勞費。乃以鹽糧召商開  
中。令其輸粟實邊。謂之飛輓。嘗試考之。有數便焉。商  
人自募民耕種塞下。得粟以輸邊。有償鹽之利。無運  
粟之苦。便一流亡之民。因商召募。得力作而食其利。  
便二。兵卒就地受粟。無和糴之擾。無侵漁之弊。便三。

不煩轉運，如坐得芻糧，以佐軍興。又國家所稱爲大  
便者，至如存卹竈戶，則給鹵地，給草場，給工本錢，而  
免其雜差，甚良法也。比其後也，奸商販私鹽，以壅正  
額，貧竈挾餘鹽，以市商利，乃令給官鈔，以收餘鹽，輕  
課稅，以杜私販。已又下令曰：販私鹽者，絞挾餘鹽者，  
殺，可謂纖悉靡有遺筭矣。籍第令遵成法而不變，卽  
可令國家千萬億年邊用無乏，時豈不大愉快乎？奈  
何議論之臣，喜爲紛更，睹末流而捐必然之畫計，目  
前而忘長却之慮，有見謂木色莫如折色，僥于是起。

自三錢五分浸尋至六錢七錢課日不貲兼之有支給之難有補賂之累而商病矣有見謂給粟莫如納鈔更又復改爲鹽糧于是餘鹽不見加多而鹽糧卒難議減且也草鹵之場占沒于弊有稱貸之息倍入于富室而竈病矣商人避正課之害不得不借影于私鹽竈戶無餘鹽之利不得不私賣以聊生甚者招致亡命挾海負險官兵不敢拒有司不敢言卒致官鹽日滯芻糧日匱名曰召商實則里中窶人家無宿春者也名曰中鹽實則轉販數手而不知誰之子也



一旦邊城有警倉皇失措召商而商不從輓餉而餉不繼其病兵民病國家可勝道哉今之議者又曰世稱米鹽言同用也乃五穀與民無禁而獨于鹽禁其弊至禁愈嚴而貧民愈甚富室愈橫盜賊愈熾殆非所以同民利示天下至公也寬之使噫文學之策已不能行之漢矣如今日何矧皇祖之法今具在先朝流弊可鑒爲此說者愚竊謂非計也無亦申明祖制與天下共遵守可乎邊方曠土皆可耕之田也嗷嗷待哺皆能耕之人也斥鹵草場今非不足也土

馬糧饑。今非有餘也。如輸粟之令。則本色可無折而正課自不能壅。如種邊之令。則得粟可無難。而窶民且有所給。粟以收餘鹽。卽無工本。而窳不患貧。民利益而樂輸粟。卽無遠運。而兵有餘餉。凡此皆祖宗朝故事。特在今日一遵行之而已。他如晒鹽不便。則議通融。鹽花不敷。則議酌求。河東額課。則議輕減。超支報納。則議派分。議者非不斌斌。要之一時權宜之策。非澄本清源之論也。善乎先臣有言。治鹽利猶治河患也。治鹽利不究弊源。惟末流之防。猶治河患不

去壅淤而愈築愈潰亦勢也。故今之計惟在慎簡廉  
能有力者爲御史。出而操理蘊之柄。而專任之以青  
其成。卽祖宗法度不難復。而邊用可永無患。計無  
便于此者。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三十二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彭賓燕又

陳玄猷鑑先叅閱

曹侍郎奏疏

疏

曹時聘

報泃河展拓工完疏

展拓泃河

爲照泃河之沒其來已久肇於壬辰之洩湖水闢於  
辛丑之達沂河而避湖鑿石遂成通津者則前河臣

李化龍之議也。上自李家巷，下至直河口，計長二百六十里，已於去年四月內盡開通矣。糧艘之由泃而上者，業五十餘隻矣。祇緣張村集以下三十里，直河廣闊，因其舊以爲渠，意在省費，而不料水漲沙壅，舟行稍滯，兼之泃旱於直，其水逆流，土壩被衝，其水旁洩，於是直河一帶沙淺膠舟，不免爲全河之累。續該前河臣督行司道相度地形，避高就下，自張村西南剝開支渠一道，長三十一里，下接田家口。去年所開舊河，而沙得遠避，毛窩一段橫穿沂河，浮沙約二十

丈見用椿板廂護內實老土而泓不爲壅王市口之  
減水閘臺頭二莊之節水閘與夫彭家口之滾水壩  
一一用石建造又自直河口以至劉冒莊但係上年  
淺阻之處一一闢濬成渠以上各工至三月三十九  
日一併告竣放水行舟從留守中衛以後銜尾而入  
揚帆徑渡歎乃之聲不舍晝夜臣由曹單豐沛閱視  
黃流周咨挽回之策南趨鳳泗恭謁 祖陵東出靈  
邳放舟直口親覩口外舳舻鱗集兩傍者不下數百  
隻督夫挽拽不兩日而盡臣尾其後沿途測量渠水

皇明經世編



曹侍郎疏

卷之一

展拓沙河

二

平露堂

深者丈餘淺亦不下六七尺不但去歲沙淺毫不能侵卽大泛口之溜亦以下建閘座有所節蓄而其勢甚平也夫新造之河非虞淺卽虞隘今頓莊閘上有運解木筏數百弔泊於北岸糧船行於南臣之官舫又行於糧船之南是三舟可以竝進不可謂不濶矣近據判官呂文寶揭報重船過王市口者至五月初三日已二千三十餘隻儻此後船無脫幫行如魚貫則較之去歲遲速相懸當不止於一兩月也運道安瀾漕舟飛渡旣無守風之苦又免損失之虞此皆群

工用命之所致也

泃河善後事宜疏

泃運事宜

題爲泃運三年成效已覩備陳善後事宜乞勅該部覆議舉行以圖永利事據中河分司郎中劉不息等呈泃河之役鑿山掘石其工最艱流澹兩年河流通利遠避二洪洄溜之險永厝漕舟衽席之安凡在臣民靡不懼忤第事屬創始必須善後酌爲條款理合會呈裁奪施行等因到臣維時黃灌南陽大挑孔棘臣方疏請平治料理工程而泃役告完見通舟楫所



有善後事安待河回之日另議題請今北徙之河挽

此治漕又治河也

歸故道南陽一帶已無梗矣新開之泲又行一運視

前兩年且全運矣從前之成效可觀此後之永賴可  
期避險卽夷舍迂就通咽喉順利國脉疏通四百萬  
石之粟渡江而北與貯之倉庾者無異詎非社稷無  
疆之慶耶謹會議照得國之大事莫重於漕命脉攸  
關良非細故二百餘年自徐而下大都以河爲運適  
來遷徙不常數失其利非二洪告涸則諸溜難前內  
外臣工蒿目腐心莫不以無漕爲慮幸泲河一線先

泲河之漕三公之力也

該河臣舒應龍劄開韓家莊以洩湖水而路始通繼  
該河臣劉東星大開梁城侯先莊以試行運而路漸  
廣。比至三十二年河臣李化龍上開李家巷鑿鄒山  
石。下開直河口。挑田家莊。殫力經營。行運過半。而路  
始闢。至三十三年二月內。該臣接管行事。見得改挑  
經始。運艘將臨。立限嚴催。多方鼓舞。暮春首夏。接踵  
告完。是年行運者八千二十三隻。比至去冬。今春。臣  
雖躬督大挑。猶不時親詣泃渠。往來料理。建闢平溜。  
濬淺裁灣。日夜催趨。如期而竣。故今年糧艘。七千七

百六十五隻。盡數渡泐。則泐之可賴。豈不昭昭在人耳目哉。然漕渠成矣。河官未設。閘座建矣。官夫未定。轉輸通矣。置郵未改。崔苻警矣。司捕未立。兼之閘禁未嚴。節宣失度。水利一洩。立覩膠舟。臣故不敢虧一篑之功。廣集衆思。謬畫善後六事。列款具題。或云黃已治矣。運可行矣。焉用泐河爲哉。噫。此未覩河患之言也。治黃者去南陽之害也。用泐者避徐邳之險也。非謂黃治而泐可不用。亦非謂泐通而黃可不治也。二者不相悖而實相成。則黃流旣挽。安得不汲汲然。

從事於漕以爲運道久遠計耶此後過淮糧船一入直河別無險阻。臣等自當照數具題不必襲過洪之舊名也

計開

一畫地分管以便責成。據各司道議稱泲河自沛縣李家巷、經滕嶧地方、至黃林莊西邳州界止、應屬夏鎮分司、及濟寧道、自黃林莊至直河口、俱邳州地方、應屬中河分司、及淮徐道、各照所屬會同管理、其沛地屬徐沛河防同知、邳地屬邳宿河防同知、無庸議

已惟沛東不數里，卽滕嶧之境，自劉昌莊至黃林莊，量長一萬九千一百六十二丈，約百有十里，其中有歲修之工，須得府官料理，有出沒之盜，須得府官彈壓，有歲運之舟，須得府官催僦，將歸之徐沛同知，則慮隔屬之難行，將歸之運河同知，則虞遙制之難遍，合於萬家莊建驛處所，專設管河通判一員爲便，又嶧縣原無管河縣佐，應增主簿一員，但該縣河道工程頗簡，歲修自易，惟以縣丞帶之，亦足辦理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新劍泃河道里延長，省直司道自應盡

地分管。摠攝於上兩分司。及淮徐道無論已。惟以濟寧道而統轄滕嶧。遠隔三百里外。雖鞭之長。其及馬腹乎。查得兗東見管兩縣兵巡。且駐在沂州。距泇孔邇。合增管河二字於原領勅書之內。督率府佐縣正管理泇河。計莫便於此者。其分管府佐除邳沛地方聽邳徐同知照界管理外。所有滕嶧河渠長逾百里。既不可責之直隸府佐。又不可屬之運河同知。添設通判一員。駐劄萬家莊。委爲得策。第增一官卽多一官之費。而兗州府馬捕通判。其事甚簡。合無令其兼

管泃務專聽夏鎮分司及兗東道統屬爲長、

一增設官夫以司閘務據各司道議稱泃河建有韓莊臺莊頓莊石閘三座及應增直河口鉅梁橋侯先莊萬家莊等閘應設閘官閘夫以司啓閉及查直隸舊運河馬家橋留城黃家等閘自萬曆十八九年黃河倒灌鎮口內水不得外洩積匯成湖各閘久廢而閘官猶沿襲選補未革也先該夏鎮分司議將黃家閘官夫移之韓莊留城閘官夫移之臺莊馬家橋閘官夫移之頓莊彼方曠役此方乏人不煩增費而官

夫各得其職業矣。不敷之數，再查廢閘移用，及就近兼管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泃河之內，建有韓莊臺莊頓莊石閘三座，節宜水利，則啓閉官夫委不可少。合將已廢之閘，如所謂黃家留城馬家橋遺下員役，卽補前項新閘之缺，專司啓閉。以後吏部選除閘官，俱照新開名色，不必仍襲舊號。其餘閘座候建完之日，再查廢閘官夫一體移用。或於兩閘相近之處，酌議兼管。容臣移咨吏部照閘改正，以垂永久。在邳州境內者，附邳州僚屬。在滕嶧境內者，附滕嶧僚屬。斯閘



座之啓閉有人，而水利之節宜無誤矣。

一添一驛，逶以便應付。據各司道議稱，沔河原稱二百六十里，今新挑支河避灣取直，實止二百四十里耳。宿遷至趙村約百二十里，與宿遷至邳州道里相等。應令邳州分撥廠夫，卽在趙村荅應。趙村至嶧縣之萬家莊約九十餘里，應令兗州府查照原議，暫派錢糧委一職官於此荅應。待一年之後，通計歲用錢糧若干，庶便酌量設驛，如使客果盡數趨沔避黃，則另議裁徐州彭城驛爲之幫貼可也。萬家莊至夏鎮

亦約九十餘里，卽接沛縣之泗亭舊驛，無庸別議爲也。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泲河告成，安瀾利涉，趨夷避險，舟楫通行。自去歲至今，貢舫使舟，無不由此出入。據議趙村爲邳宿適中之地，宜設一驛，令邳州驛廠分撥人夫錢糧在彼應付，蓋從水之途，雖異而過客之數不增，滙彼不煩別費。又萬家莊係邳嶧適

中之地，宜設一驛，先令兗州府措處錢糧，委官荅應。今已一年，用過錢糧，必有定數，應於東省坐派三分之一，再裁彭城驛三分之一以佐之。聽吏部選除驛

丞一員添設驛吏一名一切夫役廩糧悉聽東省驛傳道議處

一設立巡司以備干掇據各司道議稱泃河濱湖傍山人煙稀少地方曠野糧運經行盜患宜防合於臺家莊設立巡檢一員吏一名編設弓兵四十名就將原裁沙溝巡檢改撥守備營弓兵二十名撤回再於近泃州縣編增二十名常川巡緝仍於河隄上修築墩堡分佈防護其官吏俸糧與夫修建衙舍等項錢糧聽該府查處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泃河行運最稱

重地且東南財賦捆載而北者。悉出其途。非復昔日  
荒涼景象。但長途曠野。村曠稀疎。距縣頗遙。捕官難  
顧。盜竊之警。委應預防。據議於嶧縣臺家莊添設巡  
檢一員。弓兵四十名。專在新河巡緝盜賊。防獲糧艘。  
應添弓兵半撤舊。裁沙溝巡司之役。半聽州縣酌量  
編發。俱屬停妥。

一申嚴闢禁以節水利。據各司道議稱。泇河展濶濬  
深。漕輓永利。官民船隻往來備比。但直口爲泇黃交  
會之處。卽今黃歸故道。全河東下。直口之外。清黃交

接倒灌可虞。業於直口議建閘座。倘遇黃水暴發。卽下板以遏濁流之入。而閘以內無灌淤之患。黃水消落。則啓板以縱泉水之出。而閘以外有衝淤之功。是此閘乃泃河門戶。啓閉最宜嚴謹。次之王市閘。居沂河之上游。繫全泃之命脈。每歲糧船由直口而入。全藉閉閘積水以浮舟。官民船隻由沂河而進。却擅啓板洩水以誤運。是此閘乃泃河權輿。啓閉亦應嚴謹。其他頓莊、臺莊、韓莊等閘。啓閉之例自有定規。但河渠新創。閘禁未嚴。每被勢要座船擅啓閘板。有將鎖

鑿擊碎者、有將閘板帶去者、有將管閘官牌橫加噴責者、不思漕河關係國計、乃以一人之私圖、而阻四百萬石之重務、不可也。合無請照淮安鎮口閘座禁例嚴行申飭等因到臣、卷查萬曆七年、該前河臣潘季馴題稱、每歲六月初旬、通濟閘外、暫築土壩、以遏橫流、其官民船隻、暫行盤壩、至九月初旬、開壩用閘、仍將題准明旨刊示各閘之上、如有勢豪人員、恃強阻撓、應拿問者、徑自拿問、應叅奏者、徑自叅奏、毋得阿徇假借等因、該工部覆奉聖旨、又該前河

臣潘季馴題稱鎮口等關竝未奉有明旨人心不知警惕乞要照例請旨刊刻遵守再乞天語申飭鮮貢諸船如遇黃水盛發亦令暫候頃刻工部覆奉

聖旨俱經遵行在卷今據前因該臣看得新闢泃河

此二語明開泃河之利

二百四十里以代徐邳黃河三百六十里之遙計程既省險溜又避行運三年業有明效官民船隻並涉此途允爲百世之利內韓莊臺莊頓莊王市等關已經建造啓閉節度足裨糧運其直口梁城萬莊等關見在修砌均爲轉漕而設必須以時啓閉方得利濟

漕舟第未奉 明旨誠恐勢豪船隻玩視各關不遵  
禁例如今春王市關開放不時糧船膠阻倘直口之  
關尤而效之將來黃水盛漲必至倒灌其害更有甚  
於此者據議比照淮安鎮口關事例請旨申飭刊示  
關上嚴加禁約委不可已

一議加裁展以收全功照得泲河草創行運三年魚  
貫往來已覩成緒第此河之通原因水衝舊跡廣陜  
不等高下不齊有殘缺應築之隄有灣曲應裁之岸  
有淤淺應濬之沙雖連歲開挑而渠長工劇未得深



廣如式，且大泛口湍溜未平，猶須力挽而上。與夫鉅梁直河等處，舊議閘座未建，吳冲猶高二處，新議閘座應增，皆未竟工程。目前急務，據各司道勘議，自都山東起，至直河口止，各項工作，酌量緩急，分爲二等。應先完者爲一等，估該土二十四萬七千二百六十四方，每方四工，共九十八萬九千五十六工，每方銀一錢二分，該銀二萬九千六百七十一兩六錢八分。募夫一萬一千名，三箇月完工，應續完者爲二等，估該土一十五萬九千三百方，每方四工，共六十三萬

七千二百工，每方銀一錢二分，該銀一萬九千一百一十六兩，募夫七千一百名，三箇月完工。吳家冲、貓兒窩應建二閘，估該工料銀四千四百兩有零。以上錢糧分毫無措，萬不得已，分作兩歲鳩工，先將一等最急者，趁今秋防事竣，檄行司道督令管河府、佐州、縣掌印、佐貳等官，補築殘隄，裁削灣紮，展闊隘岸，疏濬淺沙，與夫新舊閘座，勢不可緩者，刻期建造。自十一月初築壩興工，限至次年正月盡，開壩放水。漕舟一至，務令鼓檝而前。其二等工程，候至來年運畢再

舉合用工價移咨工部將河工事例盡數解發以抵其費不敷卽再開二三年估之工完之日覈實奏報伏候聖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三十三

華亭

徐孚遠開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顧開雍偉南

邵梅芬霏玉叅閱

徐中丞奏疏

疏

徐學聚

初報紅毛番疏

紅番通市

看得我朝海禁甚嚴而尤於日本爲兢兢者以日本  
驚悍素爲中國患也紅番自稱經烏江日本而來向

與倭合，關白曾勾以爲援，此尚可以澎湖居之乎？夫

澎湖內島，設兵防守，正以扼其吭而制其命耳。關白

時倭將欽門墩，統舟二百，欲襲雞籠。據澎湖窺我閩

雅籠

廣東有雞籠，稱建亦有

粵，幸先事設防，謀遂沮。年來倭夷屢窺此島，不得志

意，豈一日忘澎湖耶？若以此島與番市倭，必不甘心，

番必結連倭夷，爲併力盤踞之計。據地取水，伺潮結

鯨，是我自撤其藩籬矣。胡不以香山澳觀也？香山初

議止佛郎一種，許其弔海而市，漸則不可收拾，爲粵

隱憂。番之漸可長乎？粵已誤矣，閩可再誤乎？番一敗

芻于香山，繼又見逐于呂宋，姦民乘其無聊導之行劫海上，就澎湖居之，彼爲它處所不容，閩豈逋逃藪故容之耶？揆理度勢，斷斷乎其不可者，迺議者曲爲調停，欲請泊它島者，欲請置之東湧者，此又狃于目前之見，未取國與民地方之利害熟籌之也。夫閩稅原以給餉，中貴出盡歸之天府，海澄彈丸，而能設關以稅者，以商航必發軔於斯，可按而稽也。若番船泊澎湖，距東番小琉球不遠二千里之海濱，二千里之輕艘，無一人一處不可自齎貨以往，何河能勾攝之。

漁船小艇。亡命之徒。刀鐵硝黃。違禁之物。何所不售。洋船可不遣。海防可不設。而海澄無事。關矣。不能關。何能稅。卽故稅立盡。有司取何賦。以給稅。中貴取何稅。以報命哉。非所利於國也。外夷以方物致貢。各以國所寶效誠悃也。今番船所有。屬毳而已。煖地何所用之。絲縷布帛。我所用也。何取有用而易彼無用也。漳人但知彼有銀。銀可欲。且其初易誑。可多致之。我販呂宋。直以有佛郎銀錢之故。與其貨於險遠之呂宋。而得佛郎之銀錢。孰若販於紅番而近致之。爲愈。

乎。不知此不可數數也。呂宋諸洋與我商民習。彼此貿易。久已相安。番在澎湖而市。勢必絕。呂宋諸洋之販。初時或可倍蓰。未幾當盡。知我國之價不復可欺。有立賤耳。我徒有過海之苦。坐失市海之利。而重離呂宋諸洋之心。異日無復能望紅番之去。而我自轉販于呂宋諸洋也。然後悔之矣。非所利于民也。東湧內地。閩省第一門戶也。吾畏人偪處此。故戍守之。設柵深山以拒豺虎。今乃引豺虎同臥耶。漳民始販呂宋。呂宋且爲所制。一旦改慮。戮一萬之命。如艾草菅。



番性視呂宋爲尅悍。舟器精而水戰捷。萬一越島而  
來。合踪而集。今歲二三船也。明歲什百矣。今歲紅番  
一島也。明歲他島開風至矣。香山非殷鑒歟。異日海  
上假稱紅番。劫掠商船者。無日無之。必且隨哨隨港  
增兵設艦。數倍乃足。此不惟失海之利。而先被守海  
之害。非所利於地方也。大抵閩省紀綱大壞。人人思  
亂。在在可虞。漳泉凶命。黷貨無厭。何知三尺。卽潘秀  
等諸姦。如鬼如魅。挾從古不賓之夷。齋么麼不經之  
檄。創聽賄未有之事。不待報可。而三四巨艦。直闖入

乎戍守汛防之區，小人無忌憚，一至于此，皆緣國法未彰，人情積玩，故首發難于張疑，而此輩復效尤以開其釁也。養門庭之巨寇，爲腹心之隱憂，因紅番而禍閩省，因閩省而禍中原，此臣等萬萬不敢輕徇者也。

報取回呂宋囚商疏

撫處呂宋

議照呂宋通商一節，原因漳泉濱海居民，鮮有可耕之地，航海商漁，乃其生業，往往多至越販諸番，以窺厚利，一行嚴禁，輒便勾倭內訌，嘉靖季年，地方曾受

蹂躪之慘，維時當事議以呂宋素不爲中國患者，題奉欽依，許販東西二洋，華夷相安，亦有年矣。顧一旦屠戮逋商，至萬計者，變出異常，法應討罪，但究其禍端，良由張巖妄奏採權爲之厲階，及姦商前年殺其酋長，積怨蓄憾，有以激之，情似可原。矧提師渡海遠征，勝負難料，國體攸關，何敢輕率啓釁，以塵呈上南顧之憂。臣隨會檄傳諭佛郎機國酋長呂宋部落知道。我高皇帝總一方夏，表則千古，禮樂威信，世守如一。迄我今上皇帝陛下，允奮天綱，該覽八紘。

北極沙漠南及爾等東南諸夷所有之海日照月臨  
共成正朔如日本諸島犯我屬國朝廷三遣吏兵屠  
頰釜山恢復朝鮮還立其王以守宗廟鬼方楊酋不  
畏王章奪父賊弟棄妻擅殺其民南檄吏士驅兵進  
縛千里之國夷宗翦土鞠爲茂草非爾等所耳而目  
之者乎去年海外姦民張嶷妄稱爾呂宋機易山有  
礦金可採有司覆聞皇帝以爲驚擾海邦貽爾憂  
戚遂付法曹斬之西市傳首海上以告姦宄乃聞張  
嶷去後爾呂宋部落無故賊殺我漳泉商賈者至萬

餘人有司各愛其民，憤怒上請，欲假沿海將士加兵蕩滅，如播州例。且謂呂宋本一荒島，魑魅龍蛇之區，徒以我海邦小民行貨轉販，外通各洋，市易諸夷，十數年來，致成大會，亦由我歷冬之民教其耕藝，治其城舍，遂爲隩區。甲諸海國，此輩何負于爾，有何深仇，遂至戕殺萬人，蠻夷無行，負義如此，曷追天誅，堅乞再三。皇帝以呂宋久相商賈，不殊吾民，不忍加誅。又海外爭鬪，未知禍首，又中國四民商賈，孰賤，豈以賤民興動兵革，又商賈中棄家遊海，歷冬不回，父兄

親戚共所不齒，棄之無所可惜，兵之反以勞師，終不聽有司言，爰降旨特行令所在遣使傳諭爾等酋長部落，令咸改悔，畏天守善，其海外戕殺姑不窮治，爾等當思 皇帝浩蕩之恩，中國仁義之大，張嶷一誑口，輒不憚梟示以謝爾等，爾等非木石，獨不思灑濯其心，以報中國乎？若前事訛傳，未有兵革，投款効順，商舶往來，交易如故，若果有嫌恨，已相讐殺，可將該島所有漳泉遺民子孫，追歛各夷劫去貨財，賞送還郡，自此商舶交易仍聽往來如故，其或聽信姦徒，煽

惑執愆貪保昏迷不共恃遠抗拒不聽賞還卽當斷  
絕海舶不得西行仍聽諸吏兵同其家願報讐者一  
風張颿千艘竝出鄉音難辨玉石俱焚或復聽各貢  
市諸國二百年忠順者許其部落驅兵合勦卽以呂  
宋賜爲市舶提舉有司再請天怒且及一旅僅賴釜  
山播州白骨在望能不噬臍故茲檄諭主者施行等  
因去後今據前因除取回商民批行該道查審明白  
發令各家屬領回安插外該臣會同巡按福建監察  
御史湯兆京看得呂宋原禁商民併劫去財貨遵照

傳檄悉經放還，詳閱來文，詞甚恭謹，皆仰藉皇上之寵靈，得以保商民之生命，且不至煩兵費餉，坐令懷德畏威，實得乘遠固圉一策。卽臣仰荷天語責成，至意亦可少抒其萬一矣。

楊兵憲集

書

楊寅秋

上撫院

征檄

征檄之役，水西始，雖觀望其後，亦頗得力。知青螺  
途次連捧手書，頒發險夷圖說，土漢兵數，役會情形。  
在戰極用水西而李襄拔始終惡愛氏之反覆意  
寔在日中，何啻聚米，先是某將出國門，說者謂敵怒。

皇明經世編

徐楊二公疏

征檄

七

平露堂



難犯敵銳難乘有如我兵未練餉未方險夷未盡周

欲并滅之種于後水老之平地哀殺屢乎之與黔中之論極初左揚君爲黔中監軍校其故法用水西

知火器未經教習則姑且遲調土狼以省糜費亟簡材官訓練精兵一二萬分布要路蓋三月之間按兵似動不動擾亂彼春耕疲彼奔命稍俟秋間調集土狼乘其惰擊之當似萬全其說微聞當事秉樞頗見採納頃捧密諭黔事不出冬杪乃知先聲自足奪彼泉魄至如作使安氏晁爲今日對症之劑某北上曾亟奏記前者已誤豈容再誤抵都備陳之政府疆臣乳臭子耳所撥置在陳王二監欲得安氏力非貸二

豎不可政府云必撫按請而後可宥也。此恩在兩臺市之則妙。擬入黔首以此造膝乃大疏先發早已待契當事之擊節可知已。第閱兵數內安兵僅止二千何故抑或別自有說。此輩變態在轉瞬間。監軍分屬東西惟命軍門體統嚴重。就中宣布德意駕馭鼓舞永堅乃心。非某任之而某兵號五萬土兵向無足數合之見多分之卽寡。不然能制其死命否。且有土無漢兵將不習不勝烏合杞憂千慮之得尚未可以片楮盡也。

又上撫院

備苗

東坡為梗之苗，詢之差人云：卽壘蠟等寨之生聚於斯者，去官道僅二里，非九股苗猶然屯劄聚而不散也。我兵機事密，把截嚴，乘夜襲之，無慮苗多所慮者。苗漫散逃耳，勢必搜九股復來，而搆兵亦來，搆不來坐失九股之心，可逆睹也。有如播與苗復合，又屯劄五里橋，睥睨興隆城池，我兵復嬰城固守，則官道何時通，而坐困何時解乎。今合蒙兵、獮兵、鎭竿、鎭谿之兵，不下三千，掃除之後，似不得不屯劄一大營，與之

拒敵固守。如尚單薄，請亟催蒙楊二土官之兵四千。

偏橋，是兵入帶路也。

前來協守，又厚集偏橋之援，合偏橋黃平東坡三處之兵，不出七十里外，似可聯絡策應。若云六七千之衆，不能守一官道，則重安牛場之足。我咽喉者，不獨一東坡姑也。拒戶守之，猶恐不給，何言大舉。此必爭必守之衝，當早有決策。

上總督

備播

播曾自分罪在不宥，向所不卽東衝西突，爲糾拽生苗未集，時而狂逞，移檄傳書，以恐恫我，時而卑辭乞

撫以嘗試我。今且分道入犯，使我疲於奔命，以先發制我。先焚劫東坡站堡，進逼興隆城。張疑兵犯黃平所，興隆危若累棊。及見援兵稍集，始撤大營解去。殘苗仍梗道，不數日而思石之龍泉告急。興隆之報稍解散者，又報復聚。且聲言必攻黃平偏橋矣。龍泉關係止於思石，若興隆偏橋之間，非獨楚黔之咽喉，而滇南咽喉也。自東坡爲梗，而滇之上供自西來者，不得北黔餉自北來者，不得西。差遣旣絕，聲息杳然。職前具稟此一線路，乃必爭必守之衝，非屯劄一營。

拒敵固守，卽黔且坐困，無黔且無滇，何言大舉。今黔力旣不支，楚援竟未集，事在燃眉，督責犄角，惟仰仗霜臺威稜耳。再惟黔兵原議四萬，今雖增至六萬，率係各處土兵，多虛數，每萬僅可六七千，堪戰者僅可三四千，職去歲監軍昭平，實目擊之。黔中不獨防播，又所在防苗，隘口渡口之把截，衛所城池之防守，以及押運守營之類，合之見多，分之見少，無所不分，無所不弱，恐勞逸之勢旣殊，衆寡之數復不敵，此一勁酋似未可以嘗試撲滅也。

又上總督

備苗

卷之一

黔事孔棘，霜臺榮衛若身臂，而燭照情形在几席，自發難後黔之精神止收拾安氏一着，第曾所難正在與賊絕，而所難於絕者，飛練之事，寔合爲一幅，今雖寒盟，遽難改臉，我雖多方作使，必不能如播曾百計彌縫，且近日剽劫東坡黃平，不盡播兵，多糾搜之苗，及借播爲名者，應龍尚堅壁在穴，安氏卽無狐兔之疑，却恐亦不免勝負之顧慮，職所庶幾，其不敢退托者，大兵雲屯之日，烏合土兵，孰肯摧鋒先登，與賊爭

一旦之命其當在安氏乎曾以此諭之彼亦無詞脫  
得彼欣然矢力卽借我鵲蚌之勢收彼漁人之利總  
之期于收功則亦足稍稱塞霜臺之明威上賞矣第  
此輩變態在瞬息職猶未之敢必也再惟播患在外  
苗患在內播今猶在藩籬而苗乃在門庭苗患未除  
腹背受敵安得一意從事於播處苗不出撫勦兩端  
不移剗之未易撫第地未熟期會不一治世莫若○期○勦○出○其○違違機方動  
苗已覺漫散入山先該劉叅將率興隆兵襲臺臘等  
寨賊早已驚覺厖焚其空寨以歸隨該水西兵攻破

不 欲散不能也



平崑擒斬約六十名，類稍摧苗鋒，第局面尚難結束。楚師未集，偏橋之援未厚，苗之猖獗，與官道之梗塞，未可知也。

又上總督

征播

比正月初六日，錢都司報生員曾文學以計斬提調趙士登時同事皆喜，職獨有憂色。十四日，則龍泉報已不守，殺死吏目劉玉鑾，擄去土官安民志矣。側聞施南衛之兵尚未到，撫院已立督副將陳良批領兵二千，及新募夷兵毛宗慶等兵一千，馳赴救援。思石

十六日見石阡同知張于鴻之揭。未見告急。職從烏江探報者云。應龍於正月初二日點兵。不知去向。至初九日回播州矣。正與龍泉事相合。彼中府縣城池似無恙。且無厓台慮。童總兵以十二日到省。初議分布。將以李總兵督平越以東。童總兵督貴陽以西。適奉憲檄。撫院亟遣之。且馳赴思石調度。西顧無一兵。遂以單騎馳行。陳總兵亦以初十日從沅州發偏橋矣。龍泉不獨思石藩籬。寔涓潭進兵咽喉。不卽收復。賊勢日張。彼欲散未散之人心復合。直出偏鎮。梗我

糧道爲力之難且百倍。欲復龍泉，遠水無救，近火必非調撥之兵所能濟。連日探得狡曾劄兵於烏江之新站，刀鞞水，又時常於老君關叫喊安氏兵借路。此直以疑兵牽我。且慮水西之搗其虛也。彼以疑兵制我，我獨不能張疑制之。今滇兵已到，似應督發屯劄馬鞍山，又調發新到募兵同羅寵等土兵屯劄馬場或三里堡，亟令水西點兵劄沙溪，仍請乞憲令督永寧奢兵向崑門劄雷鳴鎮，似進未進。烟動火不動，狡○亦○熊○搏○虎○于○之○論○也○曾必不敢跬步出穴。龍泉之蟻聚可立解矣。賊散則

龍泉居然舊物或亦攻其所必救之一策也職已力請撫院遣發朱叅將前往水西點兵催促安強臣之檄相望於道聞強臣以十九日發鬼誓師後赴省劄七十營以五路進兵數在三四萬之間曹副將至大方捧大賚用鼓樂導迎親見鳳氏伊母子鼓躍陳恩自東還極感轅門非常作使卽非我族類恐亦不得不効死力矣惟是隴澄之賞未及不得比於安之目把其人視強臣更勃勃願霜臺無終遺之狡首盡括夷漢之妻子上國爲質人心怨恨各思投順大兵至

日必有雲集響應者，率先一二具揭報中外，尚意卽前憲示中稱尚義者，前隴澄欲如趙士登故事，職不可與其斬之，使後來者心疑，不若招之，使後來風動也。

又上總督 水西助兵

黔中百事草具，祇奉師期，黔所在若破屋，不蔽風雨，賊欲衝突，何所不可，所牽制彼者獨水西，彼中苗夷所怯亦惟水西，次則蜀、蘭、州、東、川、芒、部，賊每揚言安氏陽順上司耳，已與我約定號頭等語，以安夷心，其

水西與播僂殺已久。

實防安不淺。今以上刻之兵屯板山，固可知也。安氏母子荷霜臺作使超格，曹副將之遣，正中肯綮，而陳恩尤感出望外。先是安之舊夷目，猶有言漢把得賞，而我輩出力者，有言祿廣之事。楊酋曾爲安出力者，有言今日及揚，而明日當及安者。不無齟齬。陳恩置酒高會，力爲主持，云今日命出朝廷，騷動半海內，非我家希冀侵軼，業受督撫厚恩，何說之辭。不爾大者，移師禍及我家，小則革主冠帶，戴罪殺賊，是汝輩貽主羞也。各夷目始帖定。今初六日，劄兵出滑河而鳳。

氏親出以朶土婦出諸夷目無敢不震懾矣所分布  
進兵路道具揭報中然陳恩之意在主謀無奈乃搗  
穴耳職再四呼之造膝細探所謀亦是吹楚歌散黨  
渙羣就中取事總不出霜臺招降範圍之內而恩復  
有疑恐謀功不若戰功奇異日論功有說職極口論  
之誠得如謀省許多軍餉全許多生靈功孰奇於茲  
督撫必能爲汝移咨說明決不汝負渠始釋然計撫  
院必能詳布於霜臺而渠即日似亦具詳以請矣

上三院

征播

初四日抵播首經桃溪北音詩，猶州見循溪入賊衙院及諸尋樂處

規制幾萬厦盡付一炬所存者望月臺垂綸放舟處

望鹿城合抱古杉垂楊夾道入播自打銅街歷獅子

橋抵白田壩一望但見瓦礫入播治四牌坊三層樓

俱烏有從煨燼中得其忠孝堂及家廟遺址所未燬

者州後玉皇閣與龍山香山東山數寺千年初建之

播一朝成墟見者無不徘徊嗒嗟初六日間關抵海

龍填水西營在關後新闢之路秋山伐箐攀木緣磴

雖咫尺而迂迴三十里非徒跣不可只得暫劄外營



次日會川東左監軍登養雞城望鐵柱關是日會以死報信疑相半職漫意會死則無主必亂固上必有潰散投奔者何至晏然如故左監軍以爲然督諸路兵鼓之城下銳砲火器俱發城上石弩雨下我兵被傷者不少城下詰之云會死且乞降何以拒敵城上應云汝以砲加我萬衆性命所繫無奈以弩應其衆尚未離也會之狡百出各路刻定時日前攻後打左擊右應但一處歇手者卽以逗遛論申嚴土司屯劄圍脚晝夜把截脫在信地疎虞雖曰不以賄行誰其

信之。密喚一二漢把諭以大利大害。無敢不唯唯者。天稍霽。職卽徒步入箐親監之。惟是共逐之鹿。有犄者。必有角者。功在後路。前門寔守之。功在前門。後路實逐之。兩翼可推。使人各得一體。則人爭用命。脫大慙未縛。伎端已見。三省旣爲岐路。一省又自爲岐路。不日某兵可不必用。則曰某將可不必來。恐有專功者。卽有隳成者。雖有發蹤。不遺追逐。是在霜臺一條布之。則以數十萬衆合圍。蕞爾一固。賊雖欲以詐死。緩須臾之死。必無幸矣。

上內閣沈蛟門

征播

自去冬黔中之警報相望於道甚且一夕三至緣兵力之最貧而弱者無若黔地勢之最近而平易於衝突者亦莫如黔龍泉黃平則尤逼近虎穴門戶狡會乘我兵未集將未到今日聲攻龍泉明日聲攻黃平今龍泉竟被殘破思石葵川之城池且危若累基越在千里援亦弗及獨計有不援之援攻其所必救耳力請撫院將省城近兵移劄立檄水西安疆臣點兵劄沙溪立遣朱叅將往水西催督又力請總督檄永

寧奢兵劄雷鳴鎮欲進未進烟動火不動總督復益以南川碁江之兵擾之賊聞果撤兵歸巢婺川孤城尚得無恙則牽制之明效而曾之不能首尾相顧可知也思石屬楚哨偏橋信地今大將軍陳璘已到聞龍泉警馳赴思石偏橋之楚兵亦漸集春雨將淋蜀中不能日費千金以待黔分布粗具擬於二月初三日誓師至期則總兵李應祥副將陳寅王鳴鶴或亦踵至矣黔省會偏近曾穴僅隔一江所恃無恐不至驚動則水西安宣慰之力脣齒狐兔之疑人猶不能

釋然於安。近據其出楊曾責望於彼私書。及某先後探報楊曾現修板山圍。專爲防安。而以萬七千同心上刻之兵。專備安氏。則曾之疑安可知。安之區區亦略可槩見。某作使之不遺餘力。細察其意。亦欲圖美名。規厚利。業已蒙被不測恩宥。廟堂且隻目而望之。渠所主持在陳恩王嘉猷等。某時呼之造膝。兩漢把唯唯。不以間謀。則以力戰。始終不敢退托。人言彼欲收漁人之利。由其管窺。誠得彼功收漁人乎。斯亦足稱塞威稜。西南所禱祠以求者也。第謀則曾防護甚

密戰則困獸必鬪，恐安尚不自必耳。所幸彼中衆叛親離，邇來通細作，乞牌諭乞免死票者，接踵如雲，狡酋百計於各渡口把守，不能禁也。至如苗患在腹心，而九股爲最，方有事於撤勦之旣難，撫亦不易，某計發犯官繆思忠、劉之屏等授之機宜，俾得出死力自贖，今已撫出其頭目一十四人，而領其渠曹錢播等四人詣撫院投見，挿血誓刻，願效把截所不可化誨者，黃岑寨膽自知罪重之殘苗耳。聲威一壯，自當帖然。

皇明紀世科

卷之一

世文編卷終